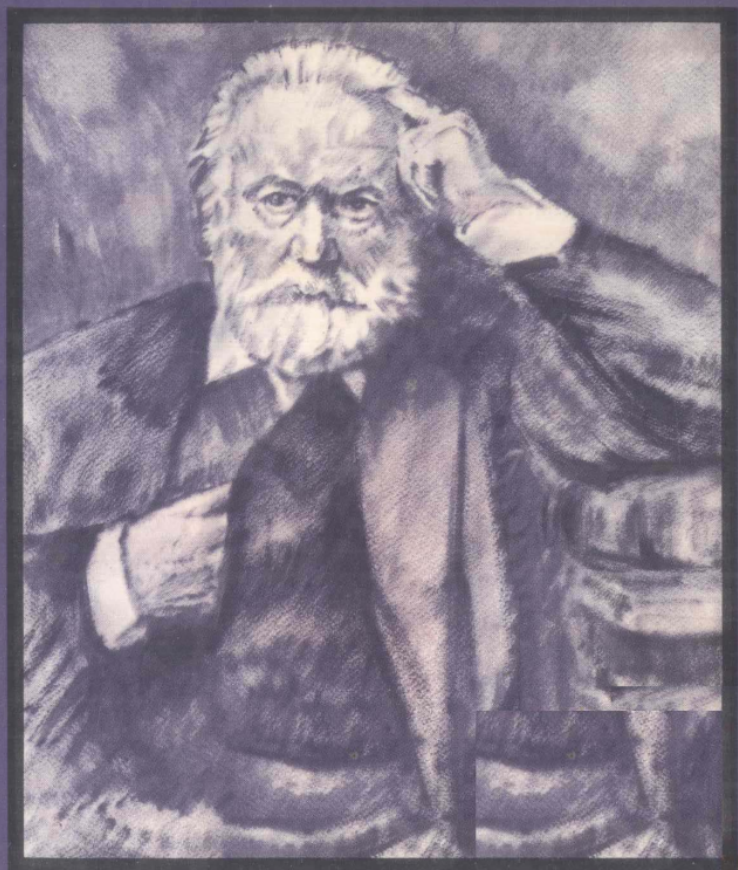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全集 68

鐘樓怪人

雨果 著 鍾斯 譯





世界文學全集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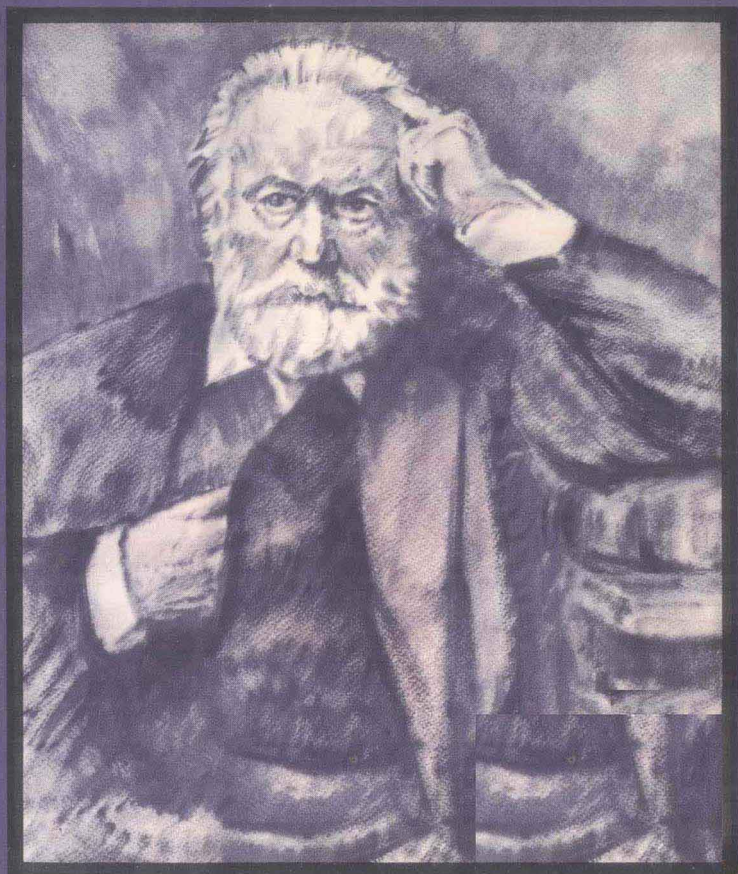
晚十九世紀兩年，雨果(Hugo, Victor, 1802—85)誕生了。法國大革命推翻封建勢力不久，新興市民群剛剛甦醒。雨果在作品中忠實而敏感地反映這種時代的新意識。但是浪漫主義者的他對於市民刻板乏味的生活並沒有興趣，他嗜好的是特殊的人和事。新興市民成為文藝作品的主角，必須等到不久的將來，它確立了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的支配權，必須創造它自己的文化的時候。浪漫主義是貴族的古典主義過渡到市民的寫實主義的產物。雨果在法國文學史上就完成了這樣一個使命。

「鐘樓怪人」以一四八二年為背景，在法王路易十一恐怖的統治下，時代的處境是絕望的，但人民革命的巨鐘已隱隱在遠處響起；個人的命運是悲慘的，但永恆的愛仍然

世界文學全集 68

鐘樓怪人

雨果 著 鍾斯 譯



鐘樓怪人

世界文學全集 R ⑥8

著者	雨	果
譯者	鍾	斯
發行人	沈登	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 36—575 號信箱 郵撥：1 0 2 2 2 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2 號 電話：7 1 1—7 8 7 1	
門市部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2 號 電話：3 9 4—1 9 6 0	
印刷所	優文印刷廠 台北市興寧街 24—9 號	
定價	新台幣 150 元 港幣 25 元	
初版	中華民國 69 年 6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 遠景 ·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

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份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

雨果的時代及其「鐘樓怪人」

鍾斯



狂歌的年代

西洋文明史上，有過幾次大變動——希臘末落，基督教文化興起，十字軍東征，文藝復興，封建體制的崩潰，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等——其衝擊力、毀滅力、破壞力之強大、驚人、可怕，只有「火山爆發」的現象可以比擬。我們知道，火山爆發並不是突發性的事件，而是經過一段非常長久時間的醞釀的。就像文明變動的情形一樣，火山爆發起初是幾乎看不見、察覺不到的，從不知多麼遙遠的年代起，地殼裡面大約地平面以下二十至四十哩處的岩石因為受到地熱影響，漸漸變成溫度很高的熔岩。連帶著它們鄰近或上層的砂石、塵土也被燒灼了；有些物質就受熱蒸發成氣體。這一股焚燒的力量長久在地殼的底部騷動不安地燃燒着，正如木柴、煤炭在爐火底下不停地燃燒一樣，如果地面用一層層岩石、土礫、泥砂所壓抑的力量夠牢固強，它們就只有被壓在

下面蓄精養銳；一待地面壓抑的力量漸漸不支了，它們就趁隙，從比較不堅固、有漏洞的地面鑽出，先噴出一口獲得舒展解放的氣體。隨後有更多這種地殼騷動不安的力量沿着火山噴口鑽出，等到這股力量勃發到夠強夠大，就把整個地面都掀起，所有岩石、泥砂、土礫都蹦躍出去，於是天坼地裂，氣焰衝霄，山河變色。

火山一旦爆發，就一瀉千里，勢不可擋，夾帶著大量的殺傷力、燒灼力、衝擊力、震盪力、搖撼力，異常駭人的熔漿、熔岩及各種氣體，把田園、農地、作物、房舍、樹林、村莊、人畜都燒成灰燼，都吞噬了，都掩埋了。可是當火山噴口不再噴出火焰，當大地的震動止息之後，劫後的人們回到他們破敗的家園，却驚異地發現：舊的、腐朽的、死氣沉沉的一切已經消失，充滿活力的、富含生命的新世界正悄悄地從這片廢墟中蘇醒！

當我們審視，尋踪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時，就會看見類似火山爆發的現象。首先讓我們看看當時歐洲大陸的政治與經濟情勢——

貴族與教士依然佔據社會的高位，他們受教育，生活優渥，享受特權。教士不必納稅，從一般民衆的自由捐獻獲取財富；教會積聚了廣大的土地。貴族呢，他們不必工作，養尊處優，定期向農民以苛刻的稅率收租。農民終年賣命而難求溫飽，地位既低，又備受佃主的歧視與欺凌。

由於城市勃興及自由貿易的關係，一些不是貴族出身的平民，就憑著機智及冒險精神，漸漸嶄露頭角，握有經濟與金融的大權。就以法國為例。法國商人投機於巴黎、倫敦與阿姆斯特丹的證券交易所，幾乎控制了歐洲一半以上的貨幣。他們擁有或經營法國北部迅速成長的礦業和冶礦

業；里昂、特格、里耳與盧昂的紡織業；洛林的鐵工廠與鹽廠；馬賽的肥皂工廠；巴黎的製革業。他們控制商業，使波爾多、馬賽與南特富足；他們組織龐大的股份有限公司；將市場由城市拓展到世界。他們是法國漸增財富的創造者，他們以貸款來資助法國政府。他們既在經濟上擁有強大的財力，他們就想進而在法律、政治上與貴族、教士分享政府的利益與職位。但是貴族與教士雖然需要這些中產階級、資產階級的財力支助，但在內心裡他們認為這些人沒有爵位及勳功，又沒有什麼教養，對他們的成功看不順眼。中產階級的商人有時應邀去參加貴族的盛宴，竟被要求與僕人共餐，而不得與貴族同席。這令中產階級怒不可抑，而彼此間的衝突也愈來愈大。

其次看看當時的生產方法與生產工具——

爲了貿易上的競爭，一些腦筋轉得快的商人就聘請設計工程師研究改良生產的工具，使機器代替了手工：

一七六七年，一個織布工人哈格里夫研究成功一部八支紡錘的架子。這是最初的紡織機。
一七八七年，一位教士卡特萊特發明一種用機器發動的織布機，一個人可以同時照顧幾部機器了。

一七六三年，詹姆士瓦特著手改良紐昆門式抽水機，完成第一具蒸汽引擎。

一八〇七年，福爾敦製造的第一艘汽船克里芒號在紐約哈德遜河下水。

一七八九年，威廉朱沙發明一種有邊的輪子，可以使它不滑出鐵軌，用馬托着煤車，運送到碼頭去。

一八二五年，從達令頓到斯特克通的運煤鐵路完成，是全世界最早的一條鐵路。

機器加速了生產，也帶動了整個工商業的發展，都市的繁榮，使得農村人口湧進城市。近代都市的雛形已經慢慢顯影。這就是有名的「產業革命」。最先發生在英國，其後傳至歐洲大陸各國。

非常重要的人是當時知識界的新思想。伏爾泰與盧梭是代表人物——

伏爾泰因為得罪羅蘭爵士而流亡到英國（一七二六——一七二九）。在英國期間，他驚異地發現，英國的人民可以自由言論，他們改革了宗教，而且組織了一個國會。這與法國的情形截然不同。回國後，他把旅英所得的印象寫成一部英國文集，把英國的政治與思想的自由，和法國的暴虐的奴役政策作個對照，其中嚴重指責不做事的法國貴族，侵吞教會奉獻金的牧師團，及他們把巴士底獄作為對付各種疑難的高壓政策。伏爾泰並敦促法國的中產階級應像英國一樣，爬上他們應有的政治地位。

日內瓦人盧梭在其名著「懺悔錄」中，以十八世紀以前的人類所不曾有過的大膽、坦白、率直的態度，赤裸裸地向世人剖析自己，揭開了心理分析的先河，也扯破了當時偽善、附庸風雅的貴族階級的假面具。他攻擊文明社會，反對理性、智性、科學、藝術、文學和哲學，主張回歸自然。

由以上所列舉，我們可以窺見到十八世紀末整個歐洲大陸的情勢，舊勢力與新力量之間的抗爭已到了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地步。終於在一七八九年在法國爆發成大革命。七月十四日，法

國人民攻陷巴士底獄，把政權從路易十六手中奪下，把貴族從特權的高位拉下來。這是法國大革命的成功。其後，由法國人民點燃的這把「自由」之火，又隨着拿破崙的遠征軍傳佈開來，義大利、德意志也都掀起革命的怒潮。這幾次革命雖然還沒有把他們引上統一的國家之途，但已打下穩固基礎。而封建制度已經一蹶不振了，貴族被打倒，專制國王被推翻，鞏固了幾千年地位的古典殿堂從此自地球上消逝！

遞遭的是另一個世界，建立起一種新的秩序。

政治、社會、經濟、思想的變動推動了文學、繪畫、音樂、建築……改變面貌，而文學、藝術、音樂、建築等也在作品中反映了新世紀的新氣象！音樂上，貝多芬捨棄了巴哈、韓德爾等古典大師已經發揮到極致，適合封建時代少數貴族在家裡欣賞的室內樂、宗教樂，創作出個性鮮明、情感奔放，足以歌頌新時代，爲更多人所接受的大交響樂，在「第九交響曲」中，他更大膽地把合唱融入管絃樂的合奏中；繪畫上，德拉克洛瓦把拿破崙時代宮庭畫家大衛等人所謂新古典主義的畫幅一脚踢開，運用浪漫的、扭曲的、戰慄的線條，對比強烈的色彩，創作出諸如「領導民衆的自由女神」（一八三〇）振奮人心的作品；而文學上的表現更是斐然可觀：歌德在一七七四年發表「少年維特的煩惱」，禮贊情感是人世間最可貴的，書中主角維特成爲年輕狂飈一代的偶像。席勒的詩劇「強盜」充溢着年輕人改造社會的勇氣。英國詩人華滋華斯「抒情歌詩集」（一七七九）歌頌自然的美，田園素樸的生活。在法國，一八三〇年二月，雨果的戲劇「歐那尼」上演，將古典文學的形式與格律徹底地破壞。

2

法國浪漫文學的祭酒

晚十九世紀兩年，雨果誕生於法國一個共和主義者的家裡。他一生幾乎橫跨了整個十九世紀，經歷過幾次政治變革，撰寫了為數可觀而相當優秀的詩作、劇作及小說，最值得記載的是他一生熱烈地投入浪漫主義運動，實際給予浪漫文學理論基礎，不僅使他自己居於法國浪漫主義文學派的領導地位，也使法國浪漫主義文學運動以後來居上的姿態，凌駕英、德兩國，成為最有理論最有組織者。

雨果出身顯貴，他父親是拿破崙手下的一位將軍，曾封為伯爵，當過總督，所以雨果從小就跟著他的父親飄泊遊歷，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地住過，這些旅行拓展了他的視野，培養他關心政治、社會、民俗的興趣，也成為他日後寫作的題材。

雨果的文才蘗露甚早，小小年紀就開始寫詩。他崇拜社會改革家夏多布里昂（夏多布里昂著有「羅南」，與斯塔爾夫人同為法國浪漫主義派的先驅）。十七歲就與兄弟創辦一份雜誌——「保守者文學」，撰寫了大量的詩歌、散文、文學批評、戲劇評論、外國文學評介等，可以看出他閱讀範圍之廣，文學品味之不俗。十八歲即着手寫長篇小說「北島強梁」。這時他還是屬於古典

派。

但年輕的他已經逐漸覺得採用古典形式他無法暢所欲言，自由抒發內心的感情。他與一些年輕的詩人、畫家、劇作家交往頻仍，他們一起研讀德國的新文學。德國文學一向是法國文學的附庸，即至拿破崙率領法軍橫掃普魯士境內，才把他們從昏夢中震醒，他們聯合起來抵抗敵人，保衛國土；在文學上也要求表現他們本國的精神，因而掀起一陣「狂飈運動」，務求破壞陳舊，尋求清新，歌德、席勒的作品成爲德國青年必讀的思想源泉，而這股狂飈旋風也吹到了法國，提示了古典文學之外另一種直接的、個性的、熱情洋溢的、激昂的表達方式。此外，盧梭的思想也給予他們深刻的啓發吧。

一八二七年，青年雨果開始公然地向霸佔法國文壇的古典主義挑戰，在長篇史劇「克倫威爾」的序文中，他說：「時間的一致和地點的一致同樣，是沒有意味的。將行動硬塞進二十四小時之內，是和將它硬塞進門房裡去同樣矛盾。和一切行動需要特殊的地方一樣，適當的時間也有必要。」「天才是絕對不能保持平衡的。沒有懸崖，當然沒有高山。請你想像一下用高山來填滿豁谷的情形吧！那時候，不過是一片平凡而荒野的平原罷了。」

他是個天才，而且是新時代的天才，他決定把他的挑戰由理論變爲實際行動。

一八三〇年二月十五日，雨果把他的戲劇「歐那尼」推出在法蘭西劇院首次公演。「歐那尼」以西班牙爲背景，宣揚騎士精神，全篇富於傳奇色彩，人物性格突出，充滿華麗、光輝、雄辯及詩味；內容與形式完全打破了古典主義奉爲金科玉律的三一律。古典派與浪漫派在劇院內擺起

陣勢，比個高下。結果「歐那尼」獲得空前的成功；雖然古典派還陸續在他們所辦的報章雜誌上惡意攻訐，但羣衆都擁護能傳達他們心聲的浪漫文學。從此，浪漫主義取代了古典主義在法國文壇上的領導地位，雨果也一躍而居浪漫主義派的領袖。文學史家稱這場勝利爲浪漫主義的「一八三〇年代」。

歐那尼識見卓拔、勇敢、大度、敢作敢當，是雨果理想的英雄，也是當時一般青年及向上發展的市民憧憬的未來的象徵。大革命成功之後，法國的民衆逐漸要從社會低層的地位爬昇上來，他們渴求自由獨立，而且他們對於自己的力量、信念、未來都有信心與勇氣。這時雨果把歐那尼抬出來，正合他們的理想；他們在歐那尼身上，看見他們自己充滿希望陽光的遠景。雨果少年時代的偶像夏多布里昂雖是法國浪漫文學的先鋒，但他的浪漫却代表了悲觀沒落的貴族意識，而雨果則代表市民樂觀向上的意識。

雨果一生最專注的兩種活動是政治參與與文學創作。他曾當過國大代表與國會議會，這些政治地位使他得以與民衆接觸，實際從事社會改革，把人間的理想在現實世界建立起來；但常不能如願，爲了政治觀念上的差異，他屢次被敵對者逐出法國，不過這反而對他的寫作有利。在擺脫一切俗事的羈絆之後，他反而更能靜下心來構思，創作出更完美的作品。「悲慘世界」與「世紀的傳奇」便是他流亡海外在閨靜的心態下完成的。

雨果筆力雄健，創造力驚人，終其一生共著書三十餘冊，最爲世人所熟知的有小說「鐘樓怪人」、「悲慘世界」、「雙雄義死錄」、「死囚末日」，戲劇「歐那尼」、「國王韻事」，詩集

「頌詩與民歌」、「秋葉集」、「光明與黑暗」、「世紀的傳奇」等。

「鐘樓怪人」一八二九年起稿，一八三一年始告脫稿。是一部典型的浪漫主義小說，不但結構曲折離奇，引人入勝，人物的刻劃尤其生動突出，極富戲劇性。

「鐘樓怪人」出版約三十年之後，雨果完成了他最有名最偉大的作品——「悲慘世界」，預備及寫作的時間足足花了十五年之久。內容包含法國大革命乃至滑鐵盧戰役的歷史背景，又是雨果社會理想戲劇化的告白，全書充滿人道精神及烏托邦的理念。

封建時代，政治、經濟、金融、社交界的掌權人是貴族，在文學藝術上的主角也是貴族；到了封建垮臺以後，新興的市民羣接掌了政治、金融、經濟的大權，才有文學家、藝術家把描寫的對象集中在他們身上。然而這種轉移是緩慢的。雨果生在市民意識抬頭的時候，他敏感地忠實地在作品中反映他那時代的意識，因而贏得民衆的愛戴。但是浪漫主義者的他對於市民貧乏單調的生活並沒有興趣，他嗜好的是特殊和異常的人與事，因此中世紀、東方、沒落而成為叛徒的貴族、墮落的教士、娼妓、私生子等被他大量採用在作品裡。新興市民成為文藝作品的主角，必須等到不久的將來，它確立了政治、經濟、社會的支配權，必須創造它自己的文化的時候。這就是「寫實主義文學」發達的時候。寫實主義文學才是市民羣自身的文學。藝術、音樂上也是如此。浪漫主義是貴族的古典主義過渡到市民的寫實主義的產物。雨果在法國文學史上，就完成了這樣一個使命。

3

「鐘樓怪人」的歷史層面

「鐘樓怪人」原名「巴黎聖母院」。巴黎聖母院是一座融合希臘、羅馬、文藝復興建築各種形式而成的複雜建築，一一六三年路易七世時代起動工興建，約經兩個世紀始告落成。施工期間，據說曾犧牲不少性命。它是世紀的產物，無數人心血的結晶。在雨果的小說「鐘樓怪人」裏，它巍然聳峙着，從中古世紀神秘、宗教性濃厚、色調昏黃的背景襯托下，突顯出來，象徵着中古世紀神權至上的精神。與當時地面上真正的統治者路易十一緊緊地威嚴地看管箝制他們的子民。

根據正史的記載，法王路易十一統治法國期間，國家經濟迅速發展，封建諸侯割據的局面已漸消失，他使法國成為君王統治的統一國家，封建諸侯成為國王的朝臣。他募集人民建立了軍隊，並以貴族為軍官和朝臣。但這些功勳却是以許多人的頭顱換得的。當他是皇太子的時候，就曾陰謀反叛他的父親路易十世，被放逐國外。他在一外國爭取同情，培養勢力，等到父親逝去，就回國以武力吞併各封建諸侯。即位後，立刻開始剝奪貴族的勢力，佔領他們的領地，把權力幾乎完全集於一身。

路易十一在位二十二年（一四六一至一四八三年），是法國政治史上的恐怖時代。他為鏟除異己，在全國各處設立絞臺、絞架（最著名的有格雷塢方場），把政治犯關進特製的牢籠（別名

「國王的女兒們」，以巴士底獄的最著）裏。巴呂主教、維赫丹主教的被捕都是著名的事件。他制定的法令「朝令夕改」，人民不知所從；他隨意向人民征收苛稅，弄得民生凋弊，苦不堪言。一些小偷、強盜、乞丐、殺人犯、流浪漢、娼婦、私生子、失意文人、無賴、吉卜賽人、波希米亞人、墮落的牧師、失意學者、殘廢者等遂淪為社會的搗亂份子，以乞食、偷盜、賣淫、算命、巫術、表演歌舞、雜耍、動物特技表演等為業。他們湊合成一個「乞丐王國」，選出國王、公爵、皇帝，儼然成為帝國之外的一個地下王國。

「鐘樓怪人」的時代背景在一四八二年，是路易十一在位，也是他在人世的最後第二年。雨果的筆下，路易十一已經是一個昏聩衰老、「距離墳墓不遠」、庸俗（不尊重詩人）的老人。他以聖母院及巴士底獄為鞏固其權勢的利器：前者是溫和的、無形的，叫他那些善良的好市民們進教堂，禮拜上帝，甘心地接受他的統治；後者則把那些不聽話的、籲求自由的積極份子拘守起來。但風燭殘年的他已經不太懂事理，祇會斤斤計較於小事（如管帳目、造囚籠）。他貴為一國之君，可是他的整個朝廷就只是醫生和絞刑人。他的心腹圍繞着他：他接受他們的奉承阿諛，他們從他身上吸取帝國有營養的血。

在這種君主統治下為什麼帝國還能屹立不倒呢？為什麼封建制度仍很鞏固？為什麼那襪店商人說：「人民的時候還沒有到來」？

對這個問題可以從幾方面去探討：1. 正如前面分析浪漫主義時所透露的，這時政治、經濟、社會的支配權還在教會、貴族的手中；2. 路易十一軍隊大權在握，人民造反的事情一旦發生，他

馬上可以派遣大軍去鎮壓；3. 一般民衆對他們的社會漠不關心。法國至路易十一時才成爲統一的國家，免於戰亂之苦，人民才能鬆一口氣安靜地生活。路易十一又致力於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日有改善，他們對法王是心懷感激的；即使法王有許多苛政，他們還是容忍下來；有誰要發動政變，他們是不容易被說服去附合的，他們只求好好過日子。一四八二年流浪漢攻打聖母院，路易十一以爲是人民攻擊他，其實不是，只是一羣沒有組織的烏合之衆，爲搶奪大教堂裏的聖器（搭救愛斯梅·哈爾達只是藉口），而向聖母院進攻。戰爭正激烈時，巴黎市民仍不明白聖母院前發生了什麼事。他們以爲那是「巫士們在舉行安息日會」。

平民雖然沒有出場，但雨果在「鐘樓怪人」裏面塑造了這個階層的代表——戈勃洛爾，一位襪店商人，敢說敢做，對自己的事業引以爲傲，贏得大衆的敬佩，也受到貴族的尊重。雨果假戈勃洛爾之口，預言「人民時代的必將來到」：

「首先要城裏的人對他們居處的政治、經濟等環境有所不滿。這種情況並不少見。其次就要看那些居民的共同性格如何……我想是一天早上吧，人們走到我的店舖裏來，向我說：『戈勃洛爾伯伯……那大警察長要把捐稅加一倍，』諸如此類的事情。那正好。我呢，我就丟下工作，走出襪子舖，走到了街上，我叫喊起來：『殺呀！』那裏經常有些空着的木桶。我站到桶上，我就大聲說出最先跑到我嘴邊來的語句，它們都是早就在我心裏的；當你是平民的時候，陛下，你心裏總會有些話的。於是我們就聚集起來，我們叫喊，我們把警鐘敲響，我們讓暴民都拿着從兵士